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二十二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帝㬎

德祐元年乙亥二

王爚陳宜中並相

十二月文天祥除簽書密院事

天祥字宋瑞自敘云予以五月二日子時生大父夢予騰紫雲而上命名雲孫既長朋友字曰天祥後以字貢於鄉字之者改曰履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又字之曰宋瑞而適稱之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晳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宫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

節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倦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中云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為喜怒者也熙寧間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為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為之罷新法十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以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

此陛下以為今日之士習何如耶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
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
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為工累牘為富持試於鄉校者
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
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
幾何人也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
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為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
責其為蘇章何武以之典朝紳如之何責其為汲黯望之奔
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
馬縶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風塵靡

靡偷俗清芬消歇濁浮横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蘖於牛羊斧斤相尋之術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為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滈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詔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

襄樊復歸而併荊兵以城襄則荊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寃血濺於實峯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荊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荊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實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咸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為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自肝甬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

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强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饋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樵蘇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罍恥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而可強矣何謂虜寇之警盗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

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𤫊不能制時偽齊挾虜使李使寇襄漢公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為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將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為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虜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虜者固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棄去則中國之技未為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雛穴之者數年于茲飈風瞬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為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楫

於水瞿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沉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騰區區妖孽且謂有楊幺之浙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為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駕舟如飛運柁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朮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於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楊幺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山東薦饑有司貪市榷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為其鄉道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二寨水軍興販鹽課以資逆雛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為

商賈之事以防拒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識治之見蚤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豈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謂滅北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兵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瓊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于太叔平萑澤之盜恐不如此此長此不已臣懼為李成間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竟矣臣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為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曰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是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

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
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
人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
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
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以出
空頭勅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
權尊則公道始有所倚而立也今陛下之所為公道計者非
不悉矣以黃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
是公以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群臣是以公道責外廷
也雷霆發部星日燭幽天下於用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

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工讀賓奎而統帥躐級閤職超遷亦以夤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贓湔洗工勞渙汙而選人通籍姦脅逭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關訟卑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機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為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為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命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聞出睿斷為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

絳者何說也余何復以絳之說啟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為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脈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頹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天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為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

臺諫有職而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
光猶得以極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
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覿蓋君子之氣伸
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為直道計者非不
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
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
事也江海納汙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
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己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
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
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拜罷小

小科刻亦宜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侯璜璜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誅臣此何等孤兒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誕臺史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横為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卒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啟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為天下伸一喙者是可

墜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益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為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

為陛下勉終以直道公道為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倘於是
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軼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疏愚不
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知其言之
過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策萬餘言
不為藁一揮而成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
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臣敢為得人賀○開慶己未上皇帝
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
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
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有未
至如馬上之急然危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為皇皇拯救之

謀不得不略仿馬上洎之之意今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匪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計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闊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稽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既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庇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竟究之哉陛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酧酢則一事之未周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

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為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覩是非可否於其間衆議惟允則三省畫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為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鄞甫鎮建鄞又進上饒布置變換如弈棊然卯招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

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奠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覬望其於國事決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啟擬中書已黃行移後有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誤機事臣愚以為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

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幾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跎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大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以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手不能以大有為須是博采四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償於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間誠布公之歲月契契焉於調遣條科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久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衆思廣忠益今衆思不暇積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

日與文章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抑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為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絶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向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授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劇切講畫以治此庶而文書行移不與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一則利害審塞禍

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做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稱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壯不支而入於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為善後計矣今陛下

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軍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授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與隆興鄂為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宜與此外八州其指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虜之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有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虜既以

此為保紮則大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為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支事一日起其上供諸色窠名〻〻予帥府支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則出措置收民

下以為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為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固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未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勢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沉鷙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為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

影從賊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為鄉井之衛庶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而然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為里胥者沿門而行報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為保伍也已而上其籍于官又從而登通塗之壁取其中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右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往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

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釀酒以侍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為之伍一帀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為布置當有加密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中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捄救閑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恃其糧自備

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
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
日能辨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
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陞降其官賞以為勸
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使之費雖有言皆非事實知
治亂之體者也陛下誠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為帥者
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
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倒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
二三萬州郡現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
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

以就其養收其才以就為用既食其力不富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為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為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富凜凜然不下一敵國今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會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閫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治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饋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

利莫若重臣益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既促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虜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為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免自節縮曲為通融多方以濟諸閫之急支吾年時寇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歷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

弭伉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資格法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以來邊隅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徬徨四顧弄印莫屬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為之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時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有一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今

日朝廊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
喝東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才堪任將帥
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
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
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于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
長不軌拔士為相蠻夷猾夏拔卒為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
何如時而拘拘孑孑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
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於私而改
官之格率為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任大事者乎三歲
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于鄉里曾不得一名

薦書把滕隆中杖策軍門固皆縫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
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為公卿者也天下有事
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有之才
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
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左鎮收拾人才臣願明
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任而輕
授其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疎闊
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教則亦無
取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
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

為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一日舉之以為百技之長則將帥由此其選也其顯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樽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辨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上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馳策其跅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髣髴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為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

乎四戰之衝雖將帥兵潰屢仆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吏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為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為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貌為

靖共者耶此悔悞未明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臆論事者既為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閽疊疊不自已奸人疾其為害己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既悔悞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為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悞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客邪日衝擊于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慾而使為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己之短其為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為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

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忌而不肯決去者就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丕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寇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為之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究其失以為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怨罵以為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宂欲戚惡蠹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集奸凶為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

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為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為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子之區區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為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為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為謀不臧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為陛下間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軍司期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百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誰

生屬皆至今為梗向此使人者不以聚斂斲伐祖宗涵洪寬
大之仁蠹賊陛下仁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修
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掊償西園以布中外貪
黷之寵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污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
不得竊居相位偏置私人如此則彊禦掊克之流必不得盜
於搢紳玷於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
侵漁以交結北司剝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
危今朝廷知江閫虐取漁舟故無人為虜鄉導以至於此曾
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為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卹
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閫之事偶著爾今

論者追訟江闓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為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為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為遊揚以聞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奸名中傷言者必不必譁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諠横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寇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為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於天地負媿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夷狄則豈

獨一奸人為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與主而奸人次之莊周
曰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
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鋣也與主則志
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隉陛下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
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
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人
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
以沮陛下攘寇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為去邠之行居前
日則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
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多的

國論堅凝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富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爲血爲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來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從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于家而未忍亟去况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態已熟陛下性資仁厚豈亦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

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激而思奮虜寇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澌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其於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

常執其機于此亮之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今臣工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盡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工助尊夏攘夷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未猶有於感亮之所言區區為功何敢引亮為證難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為也臣非不知疏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儕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為臣與國同休戚覩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庭又復植根固流波漫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

日與詘迫於稚勢之威憂疑於一己之禍喋口結舌以生侍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為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咨涕洟望闕懇悃而不能自已也臣冒瀆天威須越衆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此先生開慶己未伏闕書也先生丙辰狀元及第乃穆陵親擢舊例三魁唱名罷賜袍笏謝恩入幕賜御饌進謝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外上馬迎入期集所者又名狀元局官給錢物供養皁隸等於此所聚同年侍賓客刊題命

小錄賜聞喜宴詩如此者一月然後牽傍下士詣闕門謝恩
謂之門謝門謝後命之初階内狀元授承事郎簽書某節軍
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為
秘書省正字名曰封花召此舊例也先生入期集所數日嚴
侍有疾即謁告還鄉侍藥未幾乃有失怙之變即持服扶柩
歸里服除閉門度日後一科當召對日始除簽書寧海軍節
度判官廳公事葢先生未除官而即持服故除初階先生上
請未敢受官乞行門謝禮旨允已未冬造門謝適有江上之
警應求言詔上此書不報而歸未幾又除簽書鎮南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先生上請乞奉宮觀香火以安分守除中管建

昌軍仙都觀未幾除祕書省正字○誥辭云掄魁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卒以虛名既久乃知其實踐爾則異是初以遠士奉董生之對繼以卑官工梅福之書天下誦其名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溫飽麟臺之召其何來遲語有云見大名難又云保晚節難爾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輿論翕然曰朕所親擢敢言之士可陞校書郎又陞著作郎兼景獻太子府教授值巨閹董宋臣再出用事於是工章極論遂出知瑞州今略敘其槩云道體堂謨書○門謝表詞云臣某言伏準省劄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文天祥添差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奉仍釐務臣以賜第之初未經門謝未敢祇拜劄

命中乞指揮續準省禮七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今朝謝
訖之任臣謹遵奉旨指揮詣闕庭朝謝省部受乇西蕃[illegible][illegible]
廣旁招奉清問以德患誤承親擢向阻紫宸之謝遂叨黃紙
之除曠世遭逢瞻天感激臣切以賓興下詔同天地宗祀之
尊科舉取人代造化爵賢之柄豈曰利人才之進取其間實
天道之流行肆萬乘之臨軒受諸侯之貢士占小善者率以
錄咸造在廷取一人焉拔其尤必有名世豈應庸瑣可在蒐
羅臣稟質既凡聞道猶淺才非洛陽之年少偶玷薦書學非
廣川之大儒遂塵舉首自叨異數亦既三年回思臚唱之蒙
恩莫與趨蹌而奉衣有愧就日無路踐天方彷徨於丘園乃

寵綏其祿秩輒請展為臣之禮幸許修諳闕之恭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體乾行道符長久世更三紀遠追成周式化之
風威啟後庚近接藝祖開基之運凡際風雲之會咸依日月
之光遂令一介之姓名亦被九重之記錄臣敢不誓堅素守勉
企前修自揆讀書非為平生溫飽之計願言竭節用副上心
忠孝之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
聞○校書郎誥制詞曰新進士唱第前舉首必召故事也爾
以陟岵之故稽登瀛之擢一旦來歸如麟獲泰時鳳集阿閣
甫編黃本俄映青藜在他人為速在爾為晚矣人之不可及
者年也不磨者名也至哉天下樂者書也朕將老爾之才而

極其用焉耳○尚左郎官辭免不允誥詞曰蘇軾有云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人最盛進士高科類至顯位我理宗享國庶幾仁祖取士之盛卻又夥焉當時衰然之選今其存者無不登進獨爾以陳情之表擯禮之文淹恤在外向遲嚮用夫風之節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若爾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而又益培厥栽則其滋長也孰禦尚左高於郎位其以是起家方天之休敬之哉可○天祥屢上書乞斬董宋臣不報出即瑞州改江南提刑累爲臺諫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稾天祥不呈稾似道不悅使臺

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

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到任謝皇帝表云帝庭數命昭

以無祇在高周之業表謝今之音后宥把
遂他自皇而四用事云獲咀仁勉陞獲布
驅抜梅華下表遂南司音敖吉臣下開慈
之惟九遺耳宗今宏平伏社遺予心蒼仁
旨有害使冀德承康是念門使之起稼乂
嶠孤雷之用廣之乂司臣祇臣驅有之我
莊忠之中擧業復之命一自仕馳極陰務
已而義聖於合恭圖出介深陳見道平民
之試朝方恩折執司受嚴寒於業吏合宜向
廉持乜扉肚轉平王宸微覩事民無擇想
庸遺天許茲坤臣嘉告兩省華而疆伏無
閘周之地於蓋俞敢師至朝當首宣長司刖
四隱知之机恭之不永周知乚遁布信僻之
門載存心釐過功祇逆原過日順欲怡欲治
皇天馳慶已臣皇折若明思傾會於蓋偷爾于
帝牧漢清復職帝獄咨清歸發同趣恭貲欽具
表播條要當敢陞致拘之慈向之旨過笑臣王
云刑具十凡猶下刑對訓拯闕始業壽圖敦母
帝誤布載日於道得揚口敉初拜詞和之不敢
庭頒伏行違行協衷欽謝數無公克聖昌至忠
一念藏聰道重動血皇眘補朝拟福逵承介
節臣之之驛華離陳太訓於攸於皇大欽福
申本跡始蓋仁之時后仰使扶俞太任愐之

元○謝皇后牋君予蕭官道隆儷極皇華遠德命士治朝德
意其亶沈靜書至代念臣珠康一介濬遇爾朝早紱班行富
豕全拜之屬繼來使階復慶綉指之紓幽成每載於厓明退
食鄣巡於丈幾不闈九會侵錫恩言拔狀起寅往陳時梟馳
驅在道寅春天成滋止牧司欽哉乃職蒞益伏遇皇后殿下
德侔坤地位正家人闡雎之化既行爾之天下象魏之法使
布正之王宮扆取賤吏載叨祥撤臣敢不靈承欽恤祇若
平反無刑以又恭民把牧聖化式敬以長王國永捕徵音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二十三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帝㬎

德祐元年乙亥三月

陳宜中獨相

天祥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到任謝皇帝表凡重遐牧錫類天寬十里承流奉親地近昉其侯度玉戴王休伏念臣才本空疏分安孤苦愁進盛代風自碼於丹心袞有垂親眺相依於白髮傾叨漢傳往即楚封何敬非刑祖燥審充不遑將母扎切懷歸書懇懇以陳情冀高之從欲遄蒙異渥特畀近壓繼盼旨以遄征已翔躬而秖

移益東為迂分褕承推陛芻湘特跡符寓示之以工
移恭庶養昧符 贊德慈下狀之母雨史為老萬允祿
長遇為以攏布 徽意孝德之節惟朝親志老年乘及
扶皇半陳髒聖 音挺之先心惟門遺有於及與之一
備后予情本德　布仁克自壞懷遇命為人天資門
禮殿捧荷生之 謝恩述母首地於昔荷孝親齊行之
本下郡巽於中 皇言令功切接烏備中　親壽當微
漢道守於事和 后服下配瑜政哺彈宸謝為遂聞賤
母隆之而君使 簧膺史周若可遂於之奧政使之恩
以坤獨從而親 慈錫之姜為以工歌湊太閫恭道同
愉厚事欲何聞 極類饒壽振供切歷寵后家長嗣大
愉德以三補之 承之崇錫稱苑於無望表遠芻爭造
遂配為湘驅溫 天詩復萬茲水燒以慈來國之王之
令乾親納馳清 恩益以年蓋之枕適極朝期壽之生
跡仁係節近伏 深崇彌享恭賤釆人以篤興亦大成
遠大冒二處念 錫美封愉遇惟分頃畈慶議獲歷茲
之推賓水以臣 類化而怡壽王二開枕介以其毖益
微思多授將起 康拜就之和風水任代壽興蹤我伏
臣齊康麾母孫 束于養福聖習之以念無仁敖成遇
亦媚捐回而孤 易牧臣化福故麾馳臣疆以之功皇
致周罵利未遠 地民献流皇可爰驅一而予歆春帝
旨姜稱史能積 職之不四太以易不介國移臣太陛
甘而茲之屬有 重訓祇海后盡三遑迂虎臣敢后下

於使璽臣敢不格恭侯度茂對于休崇關雎春
耳之風迪惟懿則篤而除自革之行施及遐萌　十一月二
十一日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詔曰先帝傾崩嗣君沖幼
吾至衰耄勉御簾帷宵日月之幾何凜淵冰之是懼憤茲醜
虜闖我長江乘隙抵巇誘逆犯順古未有純是虜之世今
何至泯然天地之經慨國步之阽危皆吾德之淺薄天心仁
愛示以星文而不悟地道變盈警以水患而不思田里有愁
嘆之聲而莫之省憂介胄有饑寒之色而莫之撫慰非不受
言也而玩為文具非不恤下也而壅於上聞靖言思之出涕
滂若三百餘年之德澤入人也深百千萬姓之生靈祈天之佑
亟下哀痛之詔庶回危急之機尚賴文經武緯之臣食君之

祿不避其難忠肝義膽之士敵王所愾以獻其功有國而後
有家胥保而相胥告俴上天福華之意起諸路勤王之師勉
以勲名不吝爵賞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天祥捧詔涕泣使陳
繼周發郡中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召
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年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
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
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
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
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
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

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輙流涕撫
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
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　管史曰正月十三日
有旨文天祥江西提刑照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勤王義士前
赴行在十六日公移檄諸路聚兵積糧二月賈似道駐師魯
港復公書勉以宗忠公功名二十二日賈似道師潰章鑑乃
啟除右文殿修撰等職四月用老府王輔佐為總統領兵下
吉州王孕卒以廣東總制方興代之江西副使黃萬石有舊嫌
又忌公聲望出己右以公眾烏合兒戲無益言於朝廷近臣
與厚者佐之遂有留屯隆興府之命太史氏管發曰人心天

理非獨無之文魁義舉一倡而土豪蠻蜑猺獠景從斯亦壯矣而或者猶以倡狂議之將士友為之歌曰出師自古尚張皇何況長江恣擾攘聞道義旗離漕口已驅北騎走池陽先將十萬來迎敵最好諸軍自褒擢說與無知抗舌者文魁元不是猖狂有旨文都承將所部人兵留屯興隆非但為興隆守禦計異時隨機用事其為效與勤王等今據文都承申所部之兵皆土豪忠義鋭氣方新戰鬬可望勝捷不可閑之城郭詞氣甚壯此朝廷之所樂聞劄江西安撫副使提刑知贛州殿撰文都承旦照累劄時暫住隆興府續聽行下以圖爲功奉寶祐知察院孫榮叟奏言江西安撫使文天祥申准省

劄今江西副使黄萬石星馳入衛文天祥將所部勤王義兵留隆興府事天祥以身許國義不辭難上下東西惟命奔走伏念天祥猥起書生莫諳兵事昨者恭承太皇太后詔書召天下勤王天祥待罪一州忠憤激發不能坐視移檄諸路冀有盟主願率兵以從人心未易作興世事卒多沮撓北兵日迫血淚橫流伏蒙公朝除天祥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西安撫使續准除江西提刑天祥極知孩恩過當所當辭免痛心時危無暇為平時撰遜亟憑使名召號所部惟是帥司無兵無將無官無吏無錢無米徒手自奮共為司存今已結約贛州諸豪凡溪峒剽悍輕生之徒悉已糾集取四月初一

日提兵下吉州當合諸郡民丁結爲大屯來赴闕下忽得留屯隆興指揮觀聽之間便生疑惑緣天祥所統純是百姓率之勤王正以忠義感激使行又有官資在前爲之勸勵此曹銳氣方新戰鬭可望勝捷若閉之城郭責以守禦日月淹久烏合之衆不堪來坐必至潰逃此勤王與留屯較然利害之不同也謹瀝忠忱告鈞慈特與收回留屯隆興之命容天祥照原降旨揮將所部義兵來赴闕下至衢州時以公軍抗健有紀所過秋毫無犯近臣大驚遂除權工部尚書辭允制曰自吾有敵難羽檄召天下兵惟卿首倡大義糾合熊羆之士誓不與虜俱生文而有武儒而知兵精忠勁節貫日月質神

明惟寵加之投袂纓冠提兵入衛師律嚴肅勝氣先見宗社生靈恃以爲安蹤少保伯進長冬卿未足以酬賢勞相臣督師於外命卿參佐庶幾集允文采石之功未移孝爲忠以固爲家古有明訓矧危急之秋其往來朕攸濟理考覲擢魁彥以貽孫謀意其在此又何避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二十六日起復朝奉大夫江西安撫使辭勉不允內批文天祥依舊工部尚書兼督贊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制曰朕未堪多難疆圉孔棘御事罔不曰艱大夫毖我成功所惟時魁儒秉忠倡義奬率三軍入衛社稷國事爲之增重人心恃以爲安精神折衝文武是憲若稽高廟命

臣頤浩聞制闢於江浙宏濟中興之業耆定救功卿器度才
猷克邁前哲惟長江之險要未復畿甸之備守當嚴命卿以
太常伯兼領二使表裏擣拓以固吾圉東西運捍以清虜氛
儒帥一臨士勇百倍用保乂我文祖受命民兹惟豐芑貽謀
之意亟其禍牙紓服宵旰之憂所辭宜不允見文山縣官史朝議
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
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
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
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
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

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　元兵攻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執戍十月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宰相陳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全自提兵設伏于虞橋麻士龍死之而全不

援元師攻華巢費軍多死于水又薄贛衆尹玉獨當其鋒曾
全等皆遁張全擁衆隔河不發矢華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
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遁宵尹玉孤軍五百人皆殊
死戰玉死之士卒存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督
府不聽天祥斬曾全以殉奏贈尹玉閣練使立廟死所官其
二子常州破元攻獨松關急夢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
天祥移守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
江天祥去平江三日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祥乇
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
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閩廣大臣日請三宮

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為少尹以輔之有息密務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于六和塔天祥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眾諸萬人背城借一戰以為守世傑不許十八日伯顏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請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乙亥歲國勢將危急傳當塗孟之婿娶趙氏孟桂見為伯顏丞相次妾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賚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曰勑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阽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哥在邊方心存宗國且承奉以講信為請自非孝順一念發于天性何允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諸丞相遣使遣問以金與國生靈之命尚積爾要曲贊助述成和議以慰老情復遣人以金帛慰之繼而家然

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蜀川云未嘗為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來庀造為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 西湖遊覽志

德祐二年丙子五月乙未端宗即位於福州改元景炎

陳宜中吳堅文天祥並相

正月庚午黃鏞除參知政事

陳文龍疏歸

時朝議降元文龍乃上疏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

謝堂罷同知樞密院事 除兩浙鎮撫大使

辛未吳堅左丞相兼樞密使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常楙除參知政事

楙字長儒同之曾孫入太學淳祐七年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子竑嗣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為兩浙轉使運累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德祐元年拜吏部向書辭不許專官趣行甚峻楙入見首言巴陵帝王之冑生不得正命者幾希願陛下勿浮搖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招討論典故以闡明宣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與執政恩數

丁丑夏士林除簽書樞密院事

士林字　人

己卯帝㬎遁

㬎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不合以疾謁告既拜參知政事為夏士林徽敗拜數出關數年卒

全允堅加太尉除參知政事

允堅字　人

甲申陳宜中遁

元軍既迫朝遣廷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於無錫泣請曰嗣君幼沖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

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岳還陳宜中復奏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姪納幣不從則請稱姪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不許至是太后命用臣禮復往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納伯顏嘗長安鎮以輸平時陳宜中以凡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且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數以為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

閤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耳甲申元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臯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游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率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璽降表曰宋國主㬎謹百拜奉表言㬎渺然幼沖遭家多難權姦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㬎非不能遷避且求茍全今天命有歸㬎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聖慈垂念不忍㬎三百餘年宗社遽至殞絕令趙氏子孫世世

有賴不敢弭忘伯顏受之遣使詔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溫州之清澳

乙酉文天祥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自知臨安府除

制詞曰勑元戎十乘先行式倚真儒之望師中三命承寵遹隆方面之權朕若稽先朝之舊章最重承明之邃職內以傳徵廷之彥外亦褒師閫之賢王素之牧平涼程勘之莅益部皆膺茲選今得其人具官實學濟時英猷緯國文有武備義槩質於神明儒知軍情忠忱貫于霜日傳檄召兵而志士奮纓冠赴難而國勢張不負素定之猷允謂寡二之略予欲後江表之疆宇命爾攘除予欲壯浙西之翰藩咨爾脩扞威棱

掌前茅之令大虜折破竹之威推任之專者位必崇推名之
至者功必集乃躋班規殿之峻以增華帥閫之嚴噫邦咸喜
戎有良翰茂對陽明之遲身雖外心在王室趣成敵愾之勳
十月十一日錫詔曰卿秉忠忱以濟時難倡義旅以衛王室
經營四方如名虎貔率三軍如武侯爰咨常伯之英趣奮制
閫之奇將士用命遂汎掃於虜氛精神折衝益振揚於勝氣
有嘉體國之志亟奏攘夷之勳元戎啟行周邦咸喜載加錫
賚式示眷懷今賜卿金二十兩注盌一副金十五兩盤盞一
副細色二十匹纈羅二十匹龍涎香三十餅度金香盒一具
十兩清馥香三十帖龍茶十斤至可領也故茲劄示其體吾

法倚之意二十六日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制詞曰帝王之道中國惟修政所以攘夷輔相之重朝廷惟用儒所以無敵朕作其即位圖厥救功介臣不二心歷險夷而一致咨汝宅百揆賴文武之全才亟歸右揆之班并授元戎之柄肆敷大號專告羣工具官某骨鯁魁落之英股肱忠力之佐仁不憂勇不懼坎惟心之亨國忘家公忘私蹇匪躬之故適當虜之猾夏率義旅以勤王慷慨施給鏜之資豪傑雷動感激灑登舟之淚忠亦如天雖成敗利鈍逆覩之未能然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獨簡慈元之愛爰升次輔之聯方單騎以行驚破夷虜之膽及免冑而入大慰國人之心

天地之所扶持鬼神亦為感泣今職方雖非周邦之舊而關輔未忘漢室之思伊欲闢華穀而追三宮俟鍾虡而妥九廟非內治飭何以實元氣非國威振何以折遐衝披荊棘於靈武之初予本知濟收桑榆於澠池之後事尚可為思昔元勳有如臣浚在思陵已登於亞相更孝廟乃復於舊班式同今日之中興周傳前修之野美況同列崇臯陶之遜而初政侯公旦之來膺再秉於國鈞仍惠長於樞府優賢府珮戈之錫峻文階黃纖之除甲拓賦食式隆寵數於戚春秋以歸季子為善朕方徇於私情晉人猶見夷吾何憂爾共扶於興運尚堅忠孝大布公忱乞圖社稷之安茂紀山河之績其祇予命

永弼于龔連上章辭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二月賈餘慶右丞相兼樞密使劉岊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軍被拘謝堂逃歸

餘慶字　人

岊字　人

家鉉翁　人○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略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己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降國戰功當賞而不賞邊費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備已財以贈叛兵者反受增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體叱者請明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

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若斯之甚吾已飭次明正其罪
但念吾年七十犯病滋久嗣君幼冲煢煢在疚乃禍至此老
身幼主實受其殃忘爾文煥世受國恩入當事任守城六載
備殫勤勞爾與爾文成皆受知先朝當任嚴帥之寄一時捨
此度非本心爾三人在北豈可遽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
危茲用手披數陳至意爾三人爲吾轉道此意於師相吾老
幼雖不足念生靈何事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
可以通好道南北之休美紓社稷之近憂願亟爲我圖俾王
室不壞理宗度宗在天之靈亦必降福于爾故悉詔爾想宜
知悉呂文煥回書云報國盡忠自揣初心之無愧居危守難

豈知末路之多艱茲祈轉念昔日之微勞庶可少伸今日之誠欸干戈滿眼輕性命于鴻毛弓矢在腰繫死生於馬尾不但驅馳於西北誓將屏蔽於東南幸以微勞屢收薄效至若襄城之封最為淮甸之危蠢爾無厭之民指為必攻之地迅烈如水火之衝激飄揚若風雨之去來坐一日以九難居九年而可奈而向高築蓋已扼吾咽喉樊城剪屠又迤去吾羽翼雖劉豐首先於犯順而焦然中苦於熏蒸孤城實如彈丸謂靴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從投鞭可斷流充焰如斯先聲薦至仰天而哭伏地而哀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尚冀廟堂之念我急召鄰郡以會兵妻病痡於九年之間棄肌肉於羣

虎之口因念張巡之死撫救於前向效李陵之生真圖于後屬于覺局留看豈比尋常之獲俗眼據圖視形草識驪黃之馬是使忠良誤陷於夷狄焉能絕意不念於鄉閭知死也何補於生有食馬不任其事因御北令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向何言哉今我皇上寔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問罪諸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爲背畔見今按兵不動卧席不驚撫兹良辰幸覩景命且秦穆公之宥殺馬雖野人猶知報恩如齊桓公之相射鉤愿君子終忘忌怨善報兵進如故乃以貫慶餘等往餘慶光狄殘忍旦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事畢即歸

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堂納欵於北面遁初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縣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至是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而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誄宋朝事及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皆辭不受數年以壽終○文天祥曰十一日處宿岸上有留遠亭北人然大亭前聚諸公列坐行酒賈餘慶有名

風予滿口罵坐毀本朝人物無遺者以此獻侫北惟靈靈笑劉昆數本以淫褻爲北所游文煥云國家將亡出此等人物予聞之悲憤不已及是諸酋專以爲笑具于舟中取一村婦至亭中使薦劉寢據劉之交生諸酋又簇婦抱劉以爲戲衣冠掃地殊不可忍則堂尤憤疾云○則堂先生家鉉翁蜀名家有學問舉動必以禮朝中老成典刑也當國都不守先生簽書樞密見虜持正義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以省札遍告天下令以城歸附先生不押字虜自省中脇以無禮公不爲動竟求如之何後以祈請使爲名羣指北庭既至上書申祈請之議忤北庭意留燕邸已而移漁陽又移河間如

我朝羈置特官給飲食而已余過河間得一二相見先生風采非復宿昔而忠貞儼然使人望而知敬嗚呼其可謂正人矣○予在桂公塘北騎數十東行莫知其故賈家庄有樵夫云昨夜北營甘泉西去城四十里有白鬚老子戴青笠愚飯於救生寺毫前稱南朝相公問其何如曰面大而體肥以意逆之則宣家先生也因知昨日北驅奉使北去與其所掠老小輜重偕行予雖不免顛踣道路救諸先生不以彼易此也先生嘗云其四十規行矩步今日乃有此厄

文天祥使元軍被拘

元使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為有旨天祥詣軍前遂與宰相吳

堅同行天祥因説伯顏曰宋承帝王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爲與國乎將毀其社稷乎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爲此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知可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鄭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伯顏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

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匪輕今日之事正宜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羈縻之明日丞相吳堅賈餘慶樞密院謝堂家鉉翁劉岊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軍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大幸至今日汝為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事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

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為逆矣尚何言文煥慙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侄貴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得為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為留之不復遣還矣○三月元軍分駐江河上杭人方幸之湖汐三日不至洪揚祖嚴州人入太學以三舍法釋褐嘉熙庚子間為京局官一日偕友人泛湖至三賢堂登岸縱步得小徑松竹蔚然傾許前是未觀行數步折宅一所青衣立于門曰娘子侍官人多時家與偕入主人延客啜茶于室則姣然少婦也謂洪曰別來安否洪愕然曰娘子誰氏婦人曰官人遽忘妻耶洪諦視良久念姻戚間無有而其貌類舊所狎妓漫曰子非某人乎婦人曰是也洪曰子下世久矣吾嘗燒香送喪湖上令乃不死豈而家給我乎婦人笑曰妻果死矣洪曰死則何以在是曰世間如我者甚多特人不識耳因相與道故舊臨別揖洪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三十年後此為血池家出

門大萬日吾曹乃白日見鬼耶使其僕插竹記路明日幸十
餘方冉佳則故述不見矣其獨黃宗仁為洪撰綦誌不耿盡
言但云公遇異人告之曰世事可知傷僕且嬉遂以詩酒自
妖世事竿嬰報云又有一官人到郡儌旅樓而居後樓亦一
官人以妻自隨前僕人聽其言語歌聲冤然七妻也穴壁宛
之容執乘止亦無少異心甚詰之一日俟其主出推窗呼之
妻亦推窗而望前僕人曰汝非某人乎曰是也汝死入矣何
為在此曰世問如我者甚多但人自不識耳前樓人見國事
日非常有祀人之憂因問曰汝在陰間必知陽世事國作知
河回不遠矣但視浙江潮若不來國必亡矣至理宗時潮頭
淅擊西興浙江亭遂為汐漲之地盡
其定數因不可叟耶○西湖進覺志
○伯顏入臨安以帝及
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至上都見元主忽必烈於大
安殿廢帝為瀛國公凡家貲在杭越者有司籍至京師付之
元主召宋降將問曰汝輩降何谷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
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人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使董文

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宋之南渡建都於杭州者十百五十年其初興也始於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於少帝德祐二年少帝方六歲名顯而德顯二字竟與得國時符合周以幼主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亡之數相類如此宋亡後北客詠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三朝野史○少帝既封瀛國公及長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酒酣立傍殿楹間世祖忱惚見龍爪拏攫狀時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

公密知之乃乞為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姬御適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為僧名完普頃之復誕一子時明宗為周王時亦遁沙漠與少帝公主來往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邁來的為子長名妥擢貼睦兒即順帝也今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報而宋室仁厚立國宜其綿綿未斬也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為學士順帝為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諸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為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宴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宗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書伯生時在江西詔以皮繩縛腰馬尾縫服夾兩馬間逮之大都拔之者為十七

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令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則以文宗親改詔搞呈順帝覽之曰此我家事豈由你書生耶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時有無名子為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名公向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拏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酒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綿支合尊願順龍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崖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詔降移海南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緯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

西湖遊覽志○胡元滅宋於厓山其禍烈矣帝㬎既降封瀛國公
史莫究其終然在燕八年因殺文丞相始給衣糧則是未及
之先凍餒可知其意未害欲其生也後爲僧號合尊有子完
普亦爲僧俱坐說法聚坐見殺其母舅吳涇全翁夢二僧曰
我趙㬎也被虜害已訴諸上帝許復讎矣已而中原大亂
韓山童自稱宋裔燒香煽妖言孔雀明王出世既敗死至正
十五年二月劉復通等迎其子林兒稱宋帝于亳縣其地舊
有明王臺以爲瑞遂號少明王改元龍鳳二年下江南三年
開江南行省以吳國公爲大丞相卒啟我
皇大明以滅元者宋也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後倡

義伐王道秦者為張楚之陳涉楚將項燕立楚王孫心號義帝沛公乘之卒以滅秦漢祚訖於帝禪禪實降于司馬昭柄魏時卯金弗祀晉實為之流淵既僭稱漢帝執辱懷愍而自言漢裔終篡晉位者又劉裕也李唐本支盡殲於朱溫其子孫不能報而李存勗報之是為唐莊宗溫父子僅十餘年宮豬廟墟而神堯文武祀于南唐乃與五代相終始宋復元雠大抵相類嗚呼天豈夢夢者耶○出雙橋咸抄○金臺外史曰各家小說載帝羆之事其有無皆不足信如其有也則為出爾反爾之天道如其無也則為扶陽抑陰之人心存之皆有補于世道也○德祐元年九月九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總

畢取宋諸郡望風敗降世祖乃遣嚴希賢嚴忠範等指宋議和次建康伯顏以壯士五百護之獨松關宋守臣張濡以為北兵叩關率兵掩擊希賢等被害世祖大怒趣進攻之二年丙子正月伯顏次皐亭山少帝遣御史楊進奎上傳國璽奉表以降伯顏遣千戶囊加歹等入城慰諭比屋貼好投拜二字二月六日少帝率后妃以下詣元營是日元軍駐錢塘江沙太皇太后視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三日潮汐不至伯顏遂以少帝等北去先是臨安有謠云江南若破北雁來益伯顏之讖也劉靜脩白雁行云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雁來寒氣直薄宋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

一風掃地無留殘萬里江湖想瀟灑佇看春水雁來還蓋寓言也○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憲聖夫人姪孫女也略涉書史幼從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時元兵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下逾年事平至臨安會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知臨安府顧嵒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嵒亦罷去臺臣論嵒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言全氏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險艱處富貴必盡警戒相成之道理以母慈憲故乃詔后入宮問曰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帝深異之冊為皇太子妃生少帝宋七

從少帝入朝於燕京後為尼正智寺而終世祖令詞臣皆作輓詩葉森詩云繁華如夢習空門曾是慧明秘殿尊一夕頓抛塵世事平生知感聖朝恩五千里外無家別八十年來有命存回首錢塘江上月夜深誰與賦招魂后北去其時手寫其像以遺族人廣顙鳳目雙眉侵鬢其衣則縞素道服也族人居杭之長安鎮懼禍者或別為蘇氏云○以上俱西湖遊覽志